



列傳十七至二十二

目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2
10



文庫11
D 272
10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蔡廓 子興宗

晉疑政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繼
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群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
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
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
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
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
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
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
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

及古制
尾

柳田泉

010190559268

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
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否
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
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
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飈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
生拯暴於是乎在遷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
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爲高祖所知及高祖領
兗州廓爲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
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
板爲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鞠獄不宜令子
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鞠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

南史鮑作

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糾免官高
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
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
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
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
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
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
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
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
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旣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
地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司
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

南史淮作

南史亮下

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
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荅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
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
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
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
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克
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克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
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
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
止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
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
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

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
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
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
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
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
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
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
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
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
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
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遷司徒
左長史出爲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

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于木署紙尾也遂不拜于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徒爲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卽位謝安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高挾震王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

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爲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爲太子洗馬義賜王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

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為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中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為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轉遊擊將軍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為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鑲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贈送興宗在直請急詣郎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長史行兖州事還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若士先審知道謀當時即應聞啟包藏積年發因私怨况稱風聲路傳實無定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敕以當訊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為苦又司徒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良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故事悉見從出為東陽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為左民尚書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南史義作

朗

宋書五十七

南史明作

南史策作

南史營作

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
 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
 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
 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興宗
 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
 戚而有嘉容終之以景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
 義恭錄尚書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
 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
 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
 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法興常慮失旨聞興宗言
 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
 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

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
 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
 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
 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陳選事
 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
 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
 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章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為美選時薛安
 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左率殷常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
 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為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
 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唯阿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
 奪常侍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
 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

南史唯阿作幾何

南史常作恒下同

南史今作

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
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令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
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
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吳郡太守固辭郡執政愈怒又
轉為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慎節言語大易有
規銓序九流無取裁闕若乃結黨連群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
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侍中秘書監臣或自表父疾
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駕
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為屈後京郡本以為祿不計戶之少多
遇欲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
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

郡太守興宗前居選曹多不平允鴻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
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尚吳興太守
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衛攸在猶牧守東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
起自庶族逮佐北藩尤無欣荷御史中丞永昔歲飲愆從恩今授
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
史孔覲前除右衛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為乃少竊外談謂或等
咸為失分又聞興宗躬自怨懟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
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
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致茲紛紜伏增慙悚然此
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塵穢盛猷伏願聖聽賜垂寬察詔曰
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凌競驅扇
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齋攸託便可付

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
辨覈尚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
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
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
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
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
聞亦外人言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袁愍孫論選事
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
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
事便啓錄公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
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凱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卽復
曰改爲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愍

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屬
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秘書監帶授興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
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
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未出端還爲矛盾
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風斷況義爲身發言謗
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
淪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
詔曰興宗首亂朝典允當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
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子領職除興宗新昌太守
部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貌
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
人小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

南史口作
甚
南史口作
人

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

南史故作

南史民作

家在東陽興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此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畧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太息深怨啟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眾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輦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馬車從道

南史扣作

南史歐作

南史尸作屍

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指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歐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依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項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大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遊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又領兗州大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

南史高作

南史不許作而許之

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函送袁顛首敕從登高掖門樓觀之興宗潜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天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莅

久南史先下有是南史元作二

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覺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有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肝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水戰大敗又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爲諮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值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

殿

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遷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啟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

南史內作

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風槩家行允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與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象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與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啟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旣乖象亦他娶其後象家好不終顗又禍敗象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發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象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脩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幄錫珪分壤寔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沒廉槩素情有黎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

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為中書郎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谷門高曾之俗諫賦即帝本意... 醴又酥頰采華命烈當執... 賦言豈具不可... 平之對翼... 答曰... 意限... 由... 賦曰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為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為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

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
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
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
袁耀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
吳興太守少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
被召卽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
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卽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
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
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
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
馬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

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
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
繼父於弘微本總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義
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
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
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旣不措意今可依常
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
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
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
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
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慝衆心
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

氣阿客博而無檢，矧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躋，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勅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矧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卽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各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琅琊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修整，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琊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卽位，爲黃門侍郎。

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
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
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
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
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
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
得理弘微荅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
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
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矧好臧否人物矧每言論弘微常以它
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
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
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

備史官

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荅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

南史傳下有安

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還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
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
餘所又會稽吳興琅琊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
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
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胤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
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
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
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荅或有譏之曰謝氏
累世財產克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親而不言譬
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
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

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
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
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
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
慎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
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謚司徒球少與惠
齊各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
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
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
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
惠之美徙太子右衛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

建初疑初

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延席虛
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
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琅邪顏並之相善居選職
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
陳解遷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元子履進利爲行深
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季等並有異志球
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
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
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答
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
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
卒因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

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群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
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
索也猶坐白衣領職時群臣詔見多不即前卑踈者或至數十
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
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奕爲後
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荅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荅曰信
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功
微當之矣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列傳第十九

殷淳

子手

弟冲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
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爲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
侍國子祭酒復爲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卽位爲金紫光祿大
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
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
爲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居黃門爲清切

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冲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入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爲當時才士

南史孝作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禕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

罌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獬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卽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託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

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群僚謀之衆咸違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談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便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世祖旣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旣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慙亦已深矣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旣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旣去城內遣騎送之熹聞知卽遣數百騎

爰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虜爰見禽失米長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旣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熹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檀屋先是熹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曰當爲啟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荅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熹語白世祖世祖遣人荅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汝有駱駝可遣送明且熹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旣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

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
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荅云
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虜使姓荅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
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荅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是
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忽杜門絕橋暢荅曰二王以魏主
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
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
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
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佚王設嶮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
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其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
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主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

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使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苦行塗有勞
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
意既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
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
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
無境外之交恨不暫來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
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別
太尉以北土寒鄉皮絁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
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
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
曰博具當爲申啟但回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

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諗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分闕南信殊當爲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以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故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食本施中

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王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羶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駁鹽梟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

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十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屨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

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聞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賦豈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謨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尅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沒虜手何損於國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謂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

宋書五十九
七
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軍奔敗輒敵致此亦非所劔王境人民
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
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土百無相拒此自上由
太尉神算次在鎮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
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
辨彭城不待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
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
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
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蕘蕘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
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末期燾又遣就二王借篳篥
琵琶箏笛等器及碁子義恭荅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
真府命妓有弦百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

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器又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
相與碁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之美也暢隨宜應荅吐屬
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虜尋攻彭
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
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
虜期又至議欲芟剪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鎮軍
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不能復來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
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
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
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
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
斂板白世祖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

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
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權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
慙元嗣亦有慙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議甚嘉之世
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鎮時虜聲云當
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
興祖為青州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三十年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
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居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
著黃韋絳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為盡
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有異圖蔡超
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
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
貨停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

南史民作
人下同
南史葛作
皆

為逆遣人翟靈寶謂暢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

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以殉衆

即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保持故獲全

免既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

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為軍

人所掠衣服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

謨上舉玄謨意甚不說諸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

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代

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大明元年卒官時

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聞問悽

愴深切常懷謚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

至義陽王昶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

南史民作
人

南史肇作
與

南史无字

悅南史說作

為黃門郎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舉使禮佛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眾至鄱陽軍敗見殺暢弟說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於尋陽召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為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年即代休若為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為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為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為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

時義陽王昶任東宮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鎮戍克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為沛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岌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與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詰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即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為宜重農郵本并官省事考課以

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
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
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
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
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
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
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
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世大明
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
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
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謚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
長史

南史
子
死
上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
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
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
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
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
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
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
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
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
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淵愛
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群
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

南史聲作
權

以越衆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群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
當呼已聲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
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群臣并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淵素方
退漸不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
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
寵大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
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群臣議謚智淵上議
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群臣
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
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
帝即位以後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
子槩早孤養之如子槩歷黃門吏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

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于
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
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強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
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
都督王戒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
後可受脈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恒震非張暢正
言則彭沐危矣豈其身捍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探假命急城
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

南史王下有
贊

薄矣乎以昔之直更非為凱瑞
 言限遠其武矣豈其良尉派離手
 外何受祖然博堂商耕鐘之重又
 潘督王疾吐督人林亦受專其之
 士謝三娘不詣蒙林長未嘗親
 不取頗也軍中醉宜親以此為言
 里安丑平蒙淋前銀氣越血而
 吏田曰夫殊相法噴參之各士卒
 不惑太史百南位代妻謝恩不云
 中卒

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
 甯豫章太守泰初為太學博士衛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
 子二府參軍荊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
 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
 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
 忱驚久之曰見規者眾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

范泰

謝逸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
秦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克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
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秦曰百年逋寇
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秦為驃
騎咨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
假不復表聞唯籤元顯而已秦建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
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秦及前司徒
左長史王準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秦坐廢徙丹徒
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之為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秦為長史
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拜入為黃門郎御史中丞
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盧循之難秦預發兵千
八開倉給廩高祖加秦振武將軍明年遷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

汪南史
注南史
準作

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秦名輩可以比誰對
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
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
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秦議曰公之友愛即心過
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衛將軍加散
騎常侍復為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
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其登城秦有足疾特命乘輦秦好酒
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
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遷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學以秦領國子祭酒秦上
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
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

南史
秦作

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
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
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途
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
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
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
許子孝而得辜以斯爲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
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楊烏豫玄實
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
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爲助教卽太尉淮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
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
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旣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偶

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實實望
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以賒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
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竟不立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
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秦又諫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克官
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異不寧寢默
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
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滿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
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
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
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克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
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日之賤彼此共
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

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爲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啟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爲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涓不至者良田基根未固意在遠畧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于外黠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闈之聞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旣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憊耄已及百疾干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秦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

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違聖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欵契闊戎陣顛隕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輦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且不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

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禁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上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

尚
兩上作
至室南史作

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苟偃不墮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且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啟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

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
儼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
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
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
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
昏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
身之所奉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
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
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曰宣侯
長子昂早卒次子曷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祿大夫次畢太子詹
事謀反伏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
室坐畢事從誅

南史
王准
下同

王准之字元會琅琊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
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
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
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
以爲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
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
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
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准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
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准
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
官高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
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

南史
右作

宋書

七

南史唯作

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
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群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
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
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為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為江夏王義恭
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為侍
中明年徙為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為丹
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
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
乏風素不為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
十六追贈太常子與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沂人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
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

南史作

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
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
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
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為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
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
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
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醜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
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
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治士朱道民
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啟曰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
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
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

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詔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駁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群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塗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各班朝列而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詔傳詔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珣子弘厥子華並貴繼詔

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詔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詔之在郡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詔之制也文集行於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荀伯子穎川穎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秘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雜戲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詔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

南史度作
廣

南史九作元

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祐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鄼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為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既被橫禍及進弟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瓘上表自陳曰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為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為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

封江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瑛之嫡孫瓘表請封瓘宗

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達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既往之勲垂罔極之施臣表付外參詳頡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祖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祿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勲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與曾無疑議以為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勲特垂矜察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暉薦達之入為尚書左丞出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

補

子常各矜蔭藉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為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惠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史中丞位職懃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訪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

南史九作元惠作嘉

南史左作右

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未為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謨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益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少許矣... 漢二王... 史... 中丞... 太子... 以文... 之黨... 正甲...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生

南史袁作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守柏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鎮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州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

及古... 卷...

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觀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
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
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
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
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真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并東秦二州司州
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
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畧隴右固關
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
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
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
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灊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
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不脩旣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

南史字叔
魏志王脩
脩叔治可
怪南史
口口作財

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
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
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
俘虜義真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真與左
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識其
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
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
泥敗未得義真審問有前至者訪之竝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
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真已免乃止
義真尋都督司雍秦并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

故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尋遷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宏
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
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真將鎮
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修理改除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
廬陵王食邑三千戶移鎮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真意色不悅侍讀
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
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鎮歷陽未之任而高祖
崩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
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
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
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

南史作詐

華上作孫修

上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
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備儀所乘者義
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
以施已舫而取其勝者及至屈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
與深惡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
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
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
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
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
在統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華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
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

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而詔臣等若遂不悛必加放黜
若屬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還
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
昨遂篋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諮
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
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于遠近暴於
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
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
之德復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啟悲咽乃廢義真爲庶人徙新安
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存天下若中原
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
壺關復寃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
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開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克
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
敢干禁忘戮披叙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
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
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
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
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
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
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
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
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
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

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
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
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
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
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
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
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
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
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
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未淪終始無寄可追復
先封持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噉三年正月誅
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

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悰禍運鍾屯險群凶肆
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念讐耻含痛內結遵養茲
慝情禮未申今王道旣亨政刑始判宣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
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冤魂少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
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群醜殞
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閭纂獻規荷
榮晉代考其忠槩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
錢十萬布百匹義真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嘉九
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
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棨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
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
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遷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

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時
 禮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為嗣本名敬秀既出繼而
 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為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
 郎謚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
 輿字孝文為紹嗣封廬陵王為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
 並未拜為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為建
 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
 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襲第三子暲字淵華繼紹為給事中
 順帝昇明元年薨謚曰元王又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
 也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高祖為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酸盤而

義恭愛寵異常求須菓食口中無箸得未嘗嗽悉以乞與傍人廬

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并州諸
 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真鎮歷陽時年十二元
 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
 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
 軍如故進監為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鎮京口六年改
 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即出鎮太祖與書誡
 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
 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
 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
 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

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克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

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間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畧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

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捕魚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忽忽復有所納又誠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驛駟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簡寅化文明在躬玉衡旣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又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

見南陽宗炳操履閒遠思業真純砥節丘園息寶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郎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竝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徃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畧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勲勇旣昭心事兼竭雖蒙褒叙未盡才宜竝可授以邊藩展其志力交趾遼邈累喪藩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負遠風遙迥隔蠻獠狡竊邊氓塗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獎十六年進上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

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
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
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巳
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它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
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二十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
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
秋以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
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過義恭
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
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竝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
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
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
城備加誡勸義恭荅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
耻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栢樹二十四株經
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
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
兗青冀司雍秦幽并十一州諸軍事并前十三州移鎮盱眙修治
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
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
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
其日劾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
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
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

世祖人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竝住神
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
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豕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
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
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恒錄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
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船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
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
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卽位曰臣聞治亂無兆
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
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
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
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欸光武正

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匪徒安忍戮善崇茲履地戴天畢命
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
有在故抱拜兆於壓壁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
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茶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群心臣負釁嬰罰
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卽
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
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
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
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
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盛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
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嚴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
孫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卽群心臣等參議謂不

應有加拜之禮詔曰閣簿纂統寔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
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既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
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滅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
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滅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
祖以義宣亂逆由於疆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
錄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
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
起釐百揆所以樂鍼矢言侵官是誠陳平抗辭匪職罔咎漢承秦
後庶僚稱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
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
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愆庸節必紀臣謬
與國重虛荷崇位興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

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倫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笏有制卑高殊屬
斯益上哲之洪摹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
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
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克百
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
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
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
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
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
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茲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
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寔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
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

南史曰作

但南史社作

南史之王作王之

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
朱服輦不得重欄郭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毘不得孔雀
白氈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
伎正冬著衽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杯杆舞長躡透狹舒劍
博山緣大幢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
纓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
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鎮常行
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諸
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
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
弟皇子車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
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鐺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

月還鎮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為揚州刺史餘如
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并
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祕閣時西
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
常慮為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曰古先哲
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
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
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
宮不觀稼穡左右近習未值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軸
遂乃厄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寔由彊盛
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
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始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

襄楚復生今蒙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
兆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泰皇族耆長
慙慨內深思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至於華
州優地時可暫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
屬若宜鎮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
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克話言遊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
鎮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請宜遵晉令悉須宣令
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于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
蓋寡白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
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
意盡禮祇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
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

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
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
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兼尚書令解
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
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
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
委王玄謨前廢帝卽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
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
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
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錄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
大將軍南充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尚書令元景同稟顧誓
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賴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

南史准作

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太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為鬼目精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

南史三作二

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勤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蓋心戰道永融雍珀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殞穿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舍哀莫申幸賴宗祐之靈克慕祈天之祚仰惟勳戚震動于厥心昔梁王徵庸警蹕備禮東哥好善黃屋在廷況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啟熙載底績忠果故從饗世祀勒勳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寔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洮陽縣開國肅侯。愨或體道冲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效，庚難龕。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戶，爲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祇長子欽繼封，祇伏誅，欽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爲秘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朗弟叡，字元秀，太子舍人，爲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謚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三千戶，追謚獻曰宣王。以子綏爲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叡爲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爲孫，封江

元諒下作元亮

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卽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爲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謀反，賜死。叡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謚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愨侯。元亮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並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竝爲元凶所殺。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旣遇害，爲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爲前廢帝所殺。謚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謚曰愨伯禽弟仲容，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並爲前廢帝所殺。謚仲容叔子竝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爲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爲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爲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克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克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故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爲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

中比比皆汝所誦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制裁坐諸紘紘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文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爲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慊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爲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爲都督南兗徐青冀幽

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遷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畧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自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畧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

二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疑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平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慎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傑體分崩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
 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
 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
 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帟書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
 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
 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
 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

張敷

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
 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
 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
 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帟書寢獻之書帟數幅而去
 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
 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
 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

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

高阜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以欣爲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爲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爲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過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尤在兄後恨不識之卽板欣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太祖重之以爲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

南史藩作蕃

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請不朝覲高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爲記室參軍掌事八年遷中書郎直西省後爲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爲世祖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筭流涕見從母嘗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永初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

南史書作言

卽起亮怪而去父邵爲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爲西中郎參軍元
嘉初爲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爲撫軍功
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
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
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編載之道中可得言晤敷不
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常周趙竝
管要務以敷同省各家欲詣之趙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
可輕往邪當日吾等竝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
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訓接甚歡旣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趙等
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
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起自敷也遷
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

前傳標作

以疾篤敷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
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
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基而卒時年四
十一琅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
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
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爲長往聞問悼心有
兼怛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爲懷其見重如
此世祖卽位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
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
稱爲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
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

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竝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
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
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
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竝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
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
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
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
今雖王道鴻漚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
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
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
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
仲之來何爲劫勒遺家疾病一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
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茫茫械機似不如此
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與曳入閣兄守金城
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
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
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
孔文舉况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
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
比衛賜邪君欲高敬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學本不參
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脊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
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
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已勞則商
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

一為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
經濟濟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哈於萬
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爽鬼谷以
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
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
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
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
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措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
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諼耳微既為始
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為文古甚
頗抑揚表淑見之謂為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
人盛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為貴且持盈畏

滿自是家門雀鼠何為一旦落漢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
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冢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
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
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修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
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
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
盈虛莫復稍道長以大散為和羹弟為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
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私居無方待化凡
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為無所
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
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
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

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詎屈邪爾者
可謂真素寡矣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言也
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
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裡此內儻疑弟豫
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疆吹拂
吾云是蠟穴人蠟穴人情所高吾當得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
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私此既
未易陳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
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
旨自弟所宜雖夏后撫辜人周宜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
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藉學語詐且吾何以
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餓至於

惡未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
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劔戟之傷所以勤勤畏人之多言也管子
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
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於
動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睽睽奉牋記彫琢獻文章
居家近市塵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
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群賢矣兼悉怒
此言自爾家任凡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
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
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
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
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

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
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如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
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
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
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
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
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褻贍猶恥辭賦爲君
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
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
非不解處卽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
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
昌木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與白首家貧乏使至

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艸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
樂尤信本艸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
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績蓋亦鳴鶴識夜之機
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請
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
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
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惕於
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褻茶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
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旣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
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
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傳人加疹意昏一旦聞
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劍中悉腫甚自憂力

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閒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誦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熒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

歷然弟今何在今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緻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阜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坵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

五兒廬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
入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
已自悵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昏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
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
如狂不知所告誦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
諫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
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
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辨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
常共飲杯酒酌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冤痛冤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
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
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
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

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責茲丘園惇是
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
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于袁淑笑謔之間而王微
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
能加也

